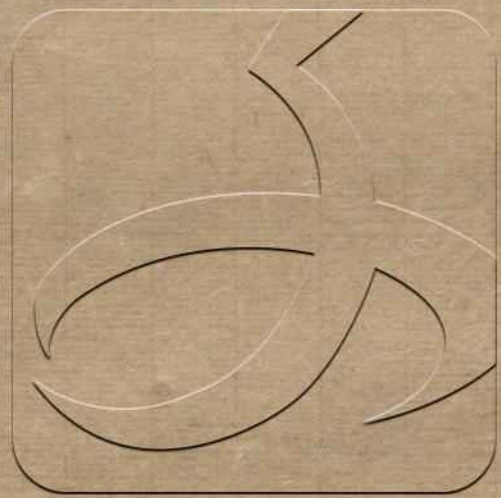




184
187
18





奏議類上編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古文辭類卷十七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

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並力以拒忠臣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

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

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君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

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

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鳥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

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並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夸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

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遙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列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
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藩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
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
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
下銷鋒燿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
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真宗仁宗皇帝
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
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
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

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
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
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
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
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
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
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
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

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困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過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

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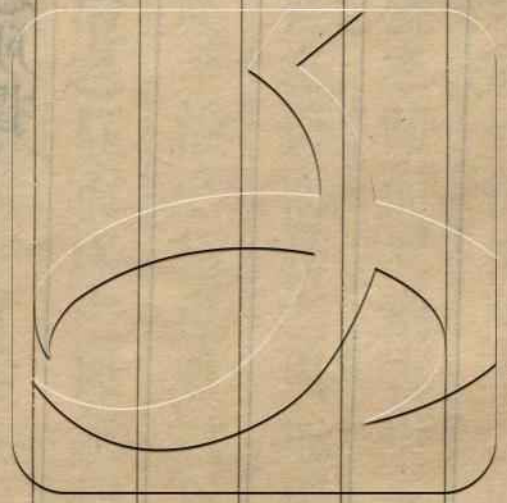
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
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齋
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
豫東南之夸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噉
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
於漢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
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
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
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
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

戒有公劉河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
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罫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
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
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
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
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
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
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
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
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

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河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

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奏議類上編八

古文辭類纂十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
 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
 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
 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
 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
 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
 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
 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

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

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

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久
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
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
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
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
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
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
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
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

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
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
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
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
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
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
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
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一作使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
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

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

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旣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

識也

兼按此處有抵巇相傾習氣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

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意字繼宋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

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

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竝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

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

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

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

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了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

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旣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壞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

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

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

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
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
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
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
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
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
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
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

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
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
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
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
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
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
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
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
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
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

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天人之壽
天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
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
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
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
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
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
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
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
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

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
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
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
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
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
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
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
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
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
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

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齋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

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王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

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微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贅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

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蔽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蔽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

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

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

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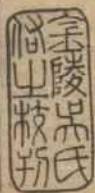
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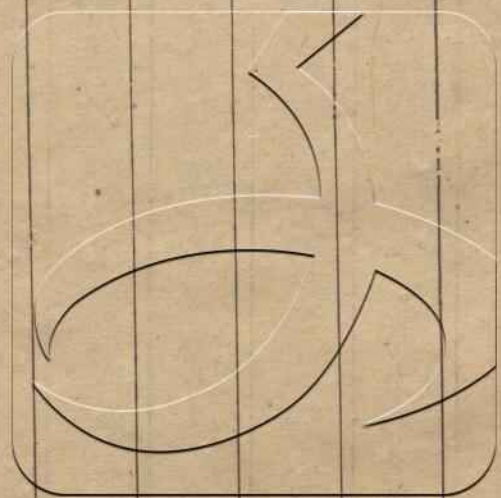
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
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
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
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
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
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
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重怨仇實多必將
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
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
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

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茅順甫云指陳利害似
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

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朗宣公不
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奏議類上編九

古文辭類纂十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九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

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

日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情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厯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

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淪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

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
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
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
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
鱓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
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
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
隋唐之君則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
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

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
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
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
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
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
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
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
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
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
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

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

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

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全嘗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旣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已意其以爲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高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于元豐四年又載帝述呂公著趙高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按公黃州上文潞公書則此奏具稿而未及上也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

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
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
竭則壘恥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
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
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
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
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
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
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
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
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
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
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
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祖以三十萬衆攻彭
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
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
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
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

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東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鷲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

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召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葺城數年之後舉

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

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陽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

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濶畧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

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

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鯨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

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盜賊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

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茅順甫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蘇子瞻圖邱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者臣恭觀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圖邱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圖邱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旣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

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圖邱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
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
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
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
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
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
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
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
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
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

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
天地始于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
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
志建武二年初制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
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
東北至洛陽縣園邱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
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
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
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
祇羣望皆合于園邱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

祭于園邱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關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於園邱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并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

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

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
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邱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
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
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
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
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
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
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
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
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

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
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
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憐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
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
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
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
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
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
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

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疎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

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邱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帝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邱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

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遇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百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欲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

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奏議類上編十

古文辭類纂二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詔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
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
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
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游玩好
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
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
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
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

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譏然常恐天下之久而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

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

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

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戢戢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

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

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

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

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

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
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
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
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
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其工其德厚
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
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
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
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
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

安敢不免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
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
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旣已詳使之旣已當處之旣已久
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
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王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
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
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
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
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

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
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
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
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
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
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
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
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
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
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

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
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
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
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
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
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
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
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
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
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

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官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

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仁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失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

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

此出夫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

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才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才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昏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緇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

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

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

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

至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當前後互易刑公集見一南宋雕本極多舛錯世亦無佳本正之蓋世之識者一段補饒財之餘意陛下躬行一段補約以禮裁以刑之餘意均當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結句之後而爲刊本舛誤遂無覺其文勢之不順者至然而世之識者上仍有脫字

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下有脫文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

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

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

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

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治當
作養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

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

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

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

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旣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可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

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

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
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
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
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
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
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
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
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
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而又一一以法束縛
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

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
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
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
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
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
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
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
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
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
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

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

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

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宵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情所願得

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有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

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初立法立制未嘗
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
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初立法立制之艱難而僥
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
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
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
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
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
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
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

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
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初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
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
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
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
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
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濶而熟爛者
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
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
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

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濶
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脫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
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
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
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
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
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
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
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
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

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
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
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
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
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
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
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
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

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

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

府吏以鈞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

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旣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

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不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

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

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
 惑於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
 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
 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
 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
 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
 察

金陵吳氏
 怡山校坊

